

长 篇 小 说

蔡越涛◎著

世界之所以充满诱惑，是因为每天都会
展现给你不同的想象空间，只有靠近她、结
识她，才能感知其无尽的魅力。

日出日落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出日落/蔡越涛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5
ISBN 7-5063-2128-9

I. 日… II. 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8419 号

日出日落

作者: 蔡越涛

责任编辑: 张玉太

特约编辑: 郭 蕾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480 千

印张: 19.5

插页: 5

版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128-9/I·2112

定价: 3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J247.5
785

992.06

谨以此书献给经历过苦难却坚韧不拔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的人们和他们的孩子们!



蔡越涛 主任编辑，现任郑州电视台副台长兼电视节目主持人。长期致力于新闻和文学研究，作过特约撰稿人、记者、编辑，有多部新闻作品及专业论文获大奖；另有多部电视专题片参加国际交流；发表有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百余万字。

女人的歌（代序）

——记女作家梅子怡的长篇小说《女人的歌》

当我看到这部小说的时候，先是吓了一跳，洋洋近 50 万字，从长度上就震住了我。一直放了很久我没有看，是没有勇气看；别说让我写这么长，就是让我看这么长的小说心里都是怯怯的。因为我是那种看稿很慢的人，看这么长的小说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好的心情。终于，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什么也不干才读完了……

久久从这部长篇小说中走不出来的是感动。作者作为一个女性，在做了记者、编辑、电视台主持人，到后来又做了电视台的副台长以后，仍然做记者和主持人……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忽然又写出了这么洋洋 50 万言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能力到底有多大？一个女人的精力的极限在哪里？我真是服了。合上书稿以后我一直感慨万千，这是怎么写出来的呀！

看起来女人的能力是无限的。只要你不断地开发，生命就可以永远放射出灿烂的火光……

小说的主人公梅子怡也是个女性，不同的是她来自上海，她是 50 年代上海支援内地建设的那批人的后代。这就把跨度拉开

了。时间上，一直从 50 年代写到现在；地域上，从上海写到内地再写到边远山区，可以说从城市写到农村再从农村写回城市；人物命运上，从划右派写到“文化大革命”，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写到回城创业一直到如今……而这一切，全都是围绕着梅子怡的命运而展开……

于是，就可以这么说了，这是一部女人的成长历史，也是一部女人的情感历史，更是一部女人的命运的心灵的历史……

在梅子怡的命运中，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全发生了，她几乎经历了她们这一代人全部的苦难生活，但是什么时候她都没有后退过没有低头过，她一直昂头向前走，走过了坎坷又走过的还是坎坷和永远的坎坷……于是，她就走出了一种只有女性才有的那种永远闪闪发光的生命精神……

对于女人来说，爱情重要，家庭重要，事业重要，孩子重要，好像更加重要的还是这种永远进取的生命精神……

于是，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部女人的生命精神的歌……

张 宇

2000 年初冬

第一章

——一个解剖室里的故事

课堂上很少走神儿的石孝先，这天下午却心旌摇曳了。

石孝先给学生们讲人体解剖学，整个一堂课都被莫名的不踏实笼罩着，总觉得将有事情发生。终于到了下课时间，他隔窗看了看高高挂在西天的秋日发出诡谲莫测苍凉而又斑斓的光，心头不禁一紧：太阳怎么会是这副脸？跟着眉宇间就皱了起来。稍稍愣了一下，回过头来说：“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说罢，径直走到水池旁拿起肥皂给自己的双手消毒。脑子里乱糟糟的。他用滴着水的手往上推了推略有下滑的银丝边眼镜框，平日里那双深邃而温和的眼睛，此时多了几分困惑。几个学生走过来礼貌地同他打招呼：“石教授，我们回去了。”他一边洗手，一边应和着：“好，好……”禁不住又抬头看了看窗外的天空。

学生们说笑着走出解剖室，迎面遇上了同在这所医科大学任教的石孝先的妻子林淑芬。她神仪明秀，朗目疏眉，芳兰竟体，虽行色匆匆，却掩不住名门望族的气质。学生们说同一句话向她问候：“林教授好！”林淑芬微笑着点点头，问道：“老石在吗？”一个梳娃娃头的女生抢先道：“在，石教授在里边。”林淑芬讲了

句：“谢谢。”便朝解剖室走去。

林淑芬推了解剖室大门，向正在换衣服的石孝先急切地诉道：“孝先，可不得了哩呀，梅教授被打成了‘右派’。听说，连若庭也被打成了‘右派’。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碧茹怎么办？”石孝先近一段时间听到的此类消息太多了。但听到自己的女婿也被打成“右派”，还是表现出一脸惊讶：“为什么？”林淑芬茫然不解：“我也搞不清楚。”林淑芬看石孝先默不作声，又说：“快走吧，到女儿那里看看去。”石孝先夫妇忧心忡忡地离开解剖室，并肩穿过满是落叶的林荫小道。这时，校园里一片宁静，天空一群群鸽子自由自在地翱翔，黄浦江边的清风阵阵吹来，带来了深秋的凉意。石孝先说：“上面这种做法，很可能要破坏掉现在这种祥和有序的生活、工作环境。政治风暴突起，灾难降临，让人防不胜防啊！”林淑芬说：“也是的。怎么就一下子抓出这么多‘右派’，这可能吗？”说着话，两人急匆匆地走出校园，来到火车站等车。石孝先说：“你看现在大街上的人们悠悠哉哉，谈笑风生，散步的，遛狗的，比比皆是，搞不准哪一天谁就会踏响政治雷区。”林淑芬说：“可真是的。我们到了女儿那里，说话要小心，别太刺激她。”看电车来了，又说：“走吧，我们上车。”

石碧茹的家里仍然散发着新婚气息。石碧茹是石孝先夫妇的长女。她没有跟着阿爸阿妈选择学医，而是由着自己兴趣考取黄浦大学中文系又留中文系任教。两个月前刚刚与她同时留校任教的同班同学梅若庭结为伉俪。此刻，石碧茹正坐在靠窗的桌子旁，双手托腮，两眼噙泪，呆呆地凝视着窗外花园般的校园，心却不知去了何方。

听见敲门声，石碧茹便起身把门打开，含泪笑道：“阿爸阿妈，你们怎么来哩呀！”她背过脸迅速抹去泪水，在一个贴着醒目的红双喜字的柜橱里取出茶叶，忙着泡水。林淑芬心痛地从女儿手里接过茶叶，说：“你脸色这么差，我来吧。”

好一阵沉默。

林淑芬看看石孝先，石孝先示意林淑芬。林淑芬这才缓缓地说：“碧茹啊，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想开点！”石碧茹目光朝着地面说：“阿妈，没事。”石孝先夫妇再次交换眼色。“若庭的事——？”林淑芬试探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半晌，石碧茹抬起头说：“阿爸阿妈，我搞不懂，我搞不懂呀！……”她突然呜呜地哭着扑向林淑芬怀里：“为什么？为什么呀？我们留校的好几个同学都被打成‘右派’。若庭他热爱祖国，积极进步，我不相信他是坏人！”她的哭声尽管很低，却撕心裂肺。

梅氏家族是著名的医学世家。梅若庭的大哥梅若南、二哥梅若甫、三哥梅若轩都是很有造诣的胸外科专家，大伯父梅世龙、二伯父梅世勋也都是很有建树的医学教授。而且在香港、澳门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和医院。新中国成立之际，梅若庭和父亲梅世坤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没有随同家族成员去香港定居，毅然留在大陆教书。然而，梅氏家族中仅留在大陆的梅若庭父子两人双双被打成“右派”，这事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此时，石孝先一脸凝重：“碧茹啊，别哭了。政治的事，不是谁都可以一下子搞明白的。”说着伸手抚摸女儿的满头黑发：“我们学校的好几位知名度很高的教授，包括若庭的阿爸，不也都打成‘右派’了吗？轻则降级留用，在本单位劳动改造，重则送农村工矿监督劳动、劳教，甚至判刑劳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被开除党籍、团籍，有的还被开除公职、学籍。也就是说他们一下子和地、富、反、坏都成了阶级敌人。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呀！”石孝先扼腕长叹：“最残酷的就是政治斗争啊！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这一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活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但是，现在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活动，却变成了急风骤雨般的反右斗争，而且把面搞得这么大，人人自危，这不能不说是国

家政治上的不成熟。”说罢，石孝先的目光显得更加深邃。

林淑芬起身拿着脸盆到水管处接了半盆水，然后把毛巾浸透拧干递给女儿：“擦擦脸吧。”

石碧茹接过阿妈递过来的毛巾，擦洗那张泪脸。

“现在，反右派斗争搞这么大面，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关于坏人是极少数，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的论断，还定下反右派的‘任务指标’，如果达不到预定‘指标’，就把单位负责人给划进去，这还了得！谁敢保证那些领导和工作人员思想水平就那么高，不趁反右派之机，挟嫌报复，将一些只有一般缺点错误的同志划为‘右派’加以打击？这样搞下去，搞不清楚还会牵涉到谁呢……”林淑芬的这段话像是对丈夫说的，又像是女儿说的，更像是对自己说的。不管跟谁说的，林淑芬讲这话时使人感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阴森森的凉气。

“晓得若庭现在的情况吗？”石孝先问女儿。

“还不晓得。听说若庭的问题很严重，要隔离改造，不许回家。我真的搞不懂，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能有多少问题，竟成了敌我矛盾！还要他脱胎换骨？！”石碧茹仍是搞不懂，怎么一夜之间就把本来讲得明明白白的科学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变成了敌我矛盾、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了呢？怎么一夜之间就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都成“右派”了呢？

一个月过去了。

石碧茹仍不晓得梅若庭劳动改造的具体地方，连怀孩子这样的大事也无法传递信息，因此，她终日牵肠挂肚，魂不守舍。本来就清清秀秀的脸庞越发消瘦。那天上午，石碧茹端坐办公室备课，神情郁闷，目光不时地游离书本。窗台上摆放一盆叫不出名字的小花，在这不合时宜的季节竟怒放着，好是抢眼。于是联想

到自己肚子里的小生命，不由一阵伤感，泪眼朦胧。梅若庭被抓走的前几天，石碧茹已经发现每个月光临的女儿红失约了。先是揣测熟悉的人当中今天这个被打成了“右派”，明天那个有了“政治问题”，莫非精神处于高度紧张内分泌紊乱？可后来确信无疑是怀孕了，梅若庭却不知身在何方。

石碧茹的脉管里似乎也流淌着贵族血统，大家闺秀的矜持使得她平时就谨言慎行，加之梅若庭出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她更是少言寡语。她常常把自己封闭起来，宁可把苦水都吞进肚子里，也不肯跟任何人交谈。妊娠反应厉害，父母让她回家住，以便得到很好照顾。她说是为了上课来往方便，坚持独自住在学校，不想把自己的痛苦带给亲人。

同系的王老师是一个好大姐，人长得慈眉善目，有一副菩萨心肠，虽快言快语，却感情细腻。她跟石碧茹可谓莫逆之交。此时，她看石碧茹终日坐愁行叹，顿生怜悯，可一时苦于不知用何办法去宽慰，不免痛在心头。下班时间快到了，同在办公室备课的其他老师相互打过招呼，陆陆续续离去。王老师便关切地凑近石碧茹，想调剂一下苦闷情绪，半开玩笑地说：“碧茹，怀的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啊？”

“我哪里晓得呀。”石碧茹勉强地一笑。

王老师走到书架旁取出参考书：“嘿，这年头，不管是男孩子们，只要来到这世界上就都是要遭罪的呀！若庭还没有消息吗？”话一出口，顿感后悔，怎么哪把壶不开偏提哪把壶呢？见石碧茹沉默不语，晓得这话又让她伤了心。王老师回到了自己位置上：“不要着急啊，我有几个朋友关系蛮好的，他们蛮有门道。我帮你打听打听，看看若庭到底在哪里。”她看石碧茹仍沉默不语，又说：“碧茹，我们俩是好朋友，不是我说你，现在若庭这种情况，你又怀了孩子，千万不可以太苦闷了自己。我劝你还是回家住，最起码有亲人在身边，心情总会好些。”

“我阿爸阿妈都有自己的工作。”石碧茹说：“我能挺得住。女人嘛，都是要怀孕生孩子的。若庭的事已经使他们担太多的心，不想再让家人为我怀孕而痛苦。”

“你呀！”王老师神情无奈：“就是太内向，又太要强，我真拿你没办法。”说罢，两人相视苦苦地一笑都摇了摇头。

转眼到了来年夏季。

这天上午，石碧茹挺着日渐隆起的肚子给学生上课：“……《圣经》中犹太这个人物，在人们意识里实际上成了叛徒的代称。他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也是出卖耶稣的人。后来因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感到悔恨，自缢而死……”石碧茹若有所思，声音有些异样。同学们吃惊地望着自己的老师。

石碧茹说坚强也坚强。在丈夫梅若庭音讯全无，吉凶未卜的日日夜夜，她以顽强的生命力孕育着另一个生命来临的季节。然而石碧茹说脆弱也脆弱。自丈夫梅若庭被划成“右派”那天起，凡听到死伤病痛等词语都会触及她的敏感神经，使她伤心落泪。

下课铃声刚响，王老师神色紧张地拉住走出教室的石碧茹来到教学楼的后花园。碧茹知道，既然“反右”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王老师给“右派”家属通风报信，搞不好是要惹祸上身的。所以，王老师在选择个人感情还是阶级感情的过程中显得战战兢兢，碧茹十分理解，也十分感激。定了定神，王老师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许跟外人讲，搞不好要出事的呀！”石碧茹猛地点着头，算是对王老师的郑重承诺。王老师说：“我晓得你家若庭在哪里，我的朋友告诉我……”王老师又跟石碧茹交待着什么。由于心里害怕被人发现，她那双惊恐的眼睛不停地扫视着四周。

第二天清晨。

石碧茹坐上了从上海开往郊县的长途汽车。道路两旁不时地出现“人民公社好！”、“大跃进万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之类的标语。

车上的人们大都沉默无语，气氛显得有些压抑。只有挨着石碧茹座位的两个爱说话的阿婆不停地小声对着话。一个讲：“现在蛮好的，再也不要自己烧饭吃了，村里头都吃食堂了，吃共产主义。”另一个说：“懒婆娘，好什么呀，各家各户的锅碗瓢勺都给收去了，只要是铁物件一样也跑不掉，好好的都给废掉了蛮可惜的呀。听说是要大炼钢铁，造大炮，打老蒋的……”两个阿婆还在说着什么。只是阿婆的声音越来越小，小到几乎听不见了。石碧茹望着窗外的绿野，脑子一片茫然。

长途汽车到了终点站。

石碧茹下车时，用双臂抱成环状靠近肚子，护着已经过七个多月的时间孕育着的她和梅若庭的另一个生命。石碧茹快步走着，不停地向路人打听。由于寻夫心切不愿放慢脚步，身体的负重使她喘着粗气，抬手拢了拢盖在脸上的乱发，露出一脸风尘，一脸焦急。

王老师说的石料场到了。

碧茹知道，这个石料场是集中“右派”劳动教养强制劳改的地方，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地方。在这里每一块石头都像是一副面孔，或愤怒或呐喊或狰狞或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大群大群干活的人，无论男人女人年老年轻，放眼望去满是灰头土脸，真像狱中刚刚放风的囚犯。

石碧茹在人群中穿行，不停地问：“这里有个叫梅若庭的吗？从黄浦来的。”被问的青年摇了摇头：“不晓得。”石碧茹连问几个人都同样地摇摇头，她不免有些失望。前几次也这样，有人提供消息就去寻找，结果次次满怀希望而去，垂头丧气而归。所以，这次没有惊动父母，无论是福是祸，是喜是忧，她都要一人承受。

天色已经不早。

石碧茹继续寻找。终于有人指了指具体方位。她连连点头表示谢意。那颗略显下沉的心，顿时提了起来。按照那人所指的方向，她继续朝前走。

石碧茹来到石料场的另一侧，人们正围在那里开会。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拿着喇叭讲话：“……毛主席讲，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现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在大跃进，掀高潮。我们也要放放‘卫星’！争上游！你们这些右派，要老老实实改造。我国当前还存在着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一个就是右派分子，也就是你们……”喇叭里传出的声音越听越刺耳。

“唉呀！”石碧茹刚想离开此地，却被石头绊了一下趴在了地上，她艰难地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顿觉肚子痛得厉害。她被两位好心的干活人搀扶着，在一块较平坦的地方坐了下来：“休息一会儿，看看怎么样？”其中一个说。这时，石碧茹疼痛难耐，头上渗满了汗水。殷红的鲜血顺着裤脚滴了下来……

“要生了！”围过来的人们慌成了一团。忙着找可以燃烧的东西，生火的、找水的、叫喊的……很快男人们离开了，留下的女人们围成了一个圈。

“这可怎么办好啊！”

“这么个地方生孩子，要出毛病的呀！”

“作孽呀，怎么早不生，晚不生，偏偏生到这里来。”

“快去找东西生火。”

“你去找点水来。”

“你快去找把剪刀。”

“往哪去找哇？”

“……”

“啊呀，是个女娃……”

孩子的哭声清脆而响亮。一个中年女子拿过一把铲石块用的铁锹，在红红的火堆上烤了烤，然后把连着母女的脐带斩断。

天边，残阳如血。

就这样，梅若庭、石碧茹共同孕育的小生命在戊戌狗年那个夏日的傍晚，提前近两个月来到了这个世界。

似乎是命运的预演，这是个注定一生都不会安常处顺的女孩。

石孝先住的这所欧式花园洋房是他的父亲石哲伦创下的基业。

石哲伦是上海滩数得着的富商大贾。由他所经营的银行、医院、学校、绸缎商行、航运码头，都为抗美援朝战争捐献过巨额资金和巨量物资；在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是最早一批实行公私合营和国家赎买的企业。石哲伦是地道的民族资本家和著名的爱国人士。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石敬先和二儿子石念先都是他经营中的好帮手，惟有三儿子石孝先对经商不感兴趣，一头扎进医书堆里搞他的研究。不过，石哲伦认为三个儿子中老三最有出息。三儿媳林淑芬是银行巨头的独生女，也是被石哲伦最看中的一个儿媳。

时值仲夏。石家花园里奇草怪石林立，松枝绿树苍翠，鸟语伴着花香，彩蝶恋着花蕊。

保姆张妈正在客厅里擦拭着欧式家具。

石孝先在偌大的书房翻阅着英文版医学专著。墙壁上的全家福照片透出名门望族的气息。二楼靠东的房间曾是石碧茹的香闺绣阁，同妹妹石慧茹的房间并列。姐妹俩相差八岁。相同的是个个长得秀丽可人，不同的是姐姐石碧茹含蓄内向，从不张扬个性，妹妹石慧茹活泼开朗，充盈不尽的活力和朝气。比较而言，妹妹石慧茹没有姐姐石碧茹的多愁善感，人也随和容易接触。阿

爸阿妈更喜欢二女儿的性格。

石碧茹回家来坐月子，依旧住进她的闺房。

石慧茹抱着小外甥女在房里轻轻走着：“姐姐，给这小不点儿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我还没有想好。”石碧茹轻轻地吻了吻襁褓中的女儿说：“不过，要起一个听起来上口，听起来入耳的名字。”

“是啊，我看见这小丫头心里就高兴，就叫子怡吧。听起来让人觉得舒心，也好让这孩子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一辈子。”林淑芬乐呵呵地走了进来。淑芬心绪好的时候，原来是这样年轻这样魅力四射。这个月，她进入了生命的不惑季节。而她的丈夫石孝先刚过了46岁生日。

“好啊，就叫梅子怡，回头我跟若庭讲讲……”当了母亲的石碧茹，高兴时还像个孩子。说到梅若庭，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就在此时，楼下来了几个人，都是黄浦大学的领导。刚到花园里摆弄盆景的石孝先迎了过去：“您好，您好。”同他们一一握手。

“石教授，有件事必须告诉您。”一位领导说。

“来吧，进屋里再说。”一种不祥的预兆使石孝先收起了笑容。他招呼来人到客厅坐下，又让保姆张妈沏茶泡水。

“梅若庭老师在劳动中受了伤得了破伤风，不幸……死去了……”还是那位领导说：“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顿时，石孝先惊愕失色道：“这怎么可能？！若庭他……”

空气不再流动。

“石老师还在坐月子吧，先不要告诉她也好……”那位领导话音未落，被一声惊呼打断了。

“不！”石碧茹听到了刚才的一切，从二楼跑了下来一把抓住那位领导：“你们还我若庭，还我的若庭，都是你们把他打成‘右派’，他到底是犯了什么罪？你们这么往死里整他，你们也不

要放过我好了……”突然，她晕倒在地。

紧随而来的林淑芬抱起不省人事的女儿：“碧茹，你醒醒呀！你可不要吓着阿妈啊……”转身吩咐同样惊惶的保姆张妈：“快，快把医生叫来！”看着保姆张妈一路小跑出了大门，这才满脸恳求和惊恐地面向黄浦大学的领导：“你们可千万别跟她计较，她不懂事，她还是孩子啊……”

黄浦大学的领导什么话也没有再说，便离开了石家的花园洋房。

夏日的那个黄昏，本应是一天中最为惬意的时刻。狂热了一整天的太阳躲进了地平线，被晒得蔫儿了的花朵和打了卷儿的树叶，试着让自己一步步舒展开来。这时，石碧茹却懒懒地泡在床上，无力地抬起手抹了一把脸上细细的汗珠，又翻动了一下身子，仰面而卧。披散着的头发掩盖了大半个无血色的脸庞，大大的眼睛枯涩无光，眉宇间掩不住深深的忧戚。撩拨不断的心灵伤痛，脑海中翻滚的思绪，犹如汹涌江涛奔腾不息。千思万绪折磨着她，仿佛稍不留神就会失去自我。她任女儿子怡躺在自己的臂弯里哭闹，却似雕像般木然了。

石慧茹走进来，蹑手蹑脚地抱起子怡下楼去了。

林淑芬走进石孝先的书房：“不要老是看书嘛，碧茹已经两天不吃一口东西也不讲一句话，这怎么得了呀！”说着掏出手帕擦去泪水。

“唉，作孽呀！”石孝先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气。

“也真是的，对碧茹打击太大哩呀……”林淑芬再次用手帕擦去泪水。

“你也别太伤心，身体要紧啊！”石孝先放下手中的书，扶林淑芬坐在自己身边：“碧茹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不可能一下子就能从痛苦中挣扎出来，需要时间。”

“你看看碧茹现在的样子。”林淑芬心痛不已：“不吃不喝，连一点奶水都没有，小子怡完全靠人工喂养。碧茹跟谁也不讲一句话，就那么一天一天苦熬，再这样下去是要把自己的身体毁掉的呀！”

“这孩子从小就是这样的内向。”石孝先双眉紧蹙：“再加上出了这么大的事，够她受了啊！我们抽出些时间多陪陪她，跟她多聊聊吧。”

“她根本不接你的话。”林淑芬一筹莫展：“明明看她心里憋得难受，让她哭出来吧，把我都给急哭了，可她脸上毫无表情，那样子很吓人，我真是没有一点办法能让她开心。”

“唉！”石孝先一声长叹：“若庭这孩子就这么说去就去了。当初若不是爱上我们碧茹，或许他早就在香港定居，也不会遭此厄运！当然，梅教授和若庭都有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不可否认，可这样对待他们父子，还能有什么道理好讲啊！听说梅教授因年迈体弱，又身患重病，正在申请去香港探视亲人，我估计很难被批准。我真担心梅教授承受不起老年丧子的打击啊！”

“好在梅教授的问题不算太严重。”林淑芬说：“处理上仅仅是降级留用，在本单位劳动改造。我就搞不懂，把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医学教授弄去食堂干杂活，这明明是人才浪费嘛！”

“这完全是政治需要。”石孝先表情愤然：“我发现被打成‘右派’的大都是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把他们当做敌人对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一大损失。现在看来，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仍然大有兵连祸结的势头啊！”石孝先忽然露出警惕的目光：“淑芬，我们还是要小心从事，莫谈政治为好。”

“晓得。”林淑芬的表情百思莫解。见石孝先的目光遥视远方，她说：“孝先，国家为什么弄得人人自危？搞政治斗争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石孝先也找不出合适的理由解释。默然良久，才说：“政治